

# 东坡的儋州



东坡书院 李幸摄

■ 赵瑜(海南)

中和镇。这是我的目的地。第一次到儋州来，我坐错了往乡下的车，在一个叫军屯的车站中转。

海南西部景致是热烈的绿，盛夏，阳光将路上的人都容纳了。

公交车上的人挤得很。售票员是个阿婆，普通话只能讲很少的部分，和我交流，更多地靠手势。她问我去中和镇吗，手指在空中划了一个圆，又指了指身体的右手方向。我点点头。

她终于确定了我的目的地，手一

挥，叫我跟她上车。

天啊，那车上的人已经如同清明上河图上排列最为拥挤的部分。几乎，她是我推上车的，她用身体死命地堵住车，预防我下车。那车上的座位全坐满了人，汽车发动机上，也放了几张垫子，坐满了人。走道里放了两张长腿的长条凳，每凳上已经坐上了五人。

这些人都是生得朴实，像我在乡村的亲人们一样。看到我找不到坐的地方，他们从第一个位置开始给我腾，每一个人挤出来一点点，终于，我坐在了他们中间。坐在他们中间的感受，我一直试

图找出他们与苏东坡的关系。

是啊，这样一个遥远的小镇，一千年前，苏东坡曾在这里吃饭，看月亮，吟诗。这里的人一代一代地在这样偏僻的小镇耕作，他们所吃的井水依然是苏东坡在儋州时挖好的那口井水，他们家门口所贴的联句也多是苏东坡在儋州时留下的格式。

有很长一阵子，我总觉得时间在一个封闭的小镇里是停止的。桃花源记里所写的事情未必是虚构。时间在城市会被琐碎而物质的事情挤压，分成一个小时，数十分钟，甚至以秒来计算。而在乡下，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，非要着急去做，那么，自然，这些朴实的人，会活得自由长久些。

去东坡书院。问路时，老者们都热情地上来给我讲东坡庙的故事。他们将苏东坡供奉在内心里，成为庙里的神。

这大概也是对文化的尊重。东坡书院是中国文人必须要来的地方，我的朋友黑陶、江苏无锡人，一个人背着包，专门到儋州来看东坡书院。我的朋友黑哥，从遥远的东北来，连我都不见，直奔苏东坡的儋州。

我也曾多次带着相熟的友人，到中和镇来看苏东坡先生留下的草木。东坡书院有一块菜地，丰盛地长着瓜菜。有卖茶的人，在树下招应游客。大多数人到来，都只是感受苏东坡居在这里的场域，那些通过时间的缝隙遗留在这里的点滴光晕，足以让我们这些后人惊喜。

在东坡书院，觉得自己与宋朝共存。苏东坡的那些句子，原来都是模糊的，如今，渐渐熟悉，甚至有了更为清晰

的证据，是啊，那一口井里的水，是无法切断的一首诗。

苏东坡在儋州期间，曾收一学生，叫姜唐佐。姜唐佐是琼山人，到儋州拜会东坡后，认了老师。后来，姜唐佐北上参加科举考试。苏东坡写诗两句为他送行：沧海何曾断地脉，白袍端合破天荒。诗并没有写完，苏东坡答应姜唐佐，如果中举，回来再将后面的两句补上。然而，这两句诗终是没有来得及补上。一纸调令，将苏东坡从海南调离。等到姜唐佐中了举人回到海南后，才知，苏东坡，已经离开了儋州。后来，姜唐佐再次北上应会试，经过河南汝洲，知道苏东坡弟弟苏辙在此地做官，前去拜会，始知老师苏东坡已经去世。感伤之余，姜唐佐说起苏东坡给他留诗的事情。苏辙看过那诗句，感动于哥哥与姜唐佐的师生情深，挥笔补上后两句：“锦衣不日人争看，始信东坡眼力长”，算是完成了苏东坡的承诺。

苏东坡在海南三年，写诗作赋颇多。后被结集为《海外集》存世。几乎，他的每一首诗里，都有着儋州的阳光，儋州的水，更有着儋州的朗朗月色。

在东坡书院，看苏东坡之后，继续在这里拜会他的文人留下的墨迹，总觉得，能与苏东坡共同呼吸一口这小镇上的空气，能听一声儋州人千年不变的口音，都是对苏东坡的阅读，都是对文学的一种进餐。

在中和镇，吃两块糯米糕，几种水果，读苏东坡书法多帖，在东坡书院的一棵树下发呆一个下午。差不多，我也成了苏东坡的学生。只是，再也得不到他的赠诗。

## 那大乡村游感怀

游江茂

■ 阿福(海南)

五月中天热浪狂，  
风摇枝叶闪金光。  
三餐绿色农家菜，  
一品黄皮异客香。  
烽火炮楼声已远，  
重阳树洞意犹长。  
江清草茂桃源境，  
山翠云轻世外庄。

注：江茂村有一座抗日炮楼，炮楼前方有棵重阳树，树身有洞，当年与敌交火时，村民将孩子藏于树洞。

游力乍

开门粽子香，  
树下纳清凉。  
翠鸟出林苑，  
青蛙入竹塘。  
山迎迎亲女，  
村酒醉英郎。  
不见南山景，  
悠然看燕翔。

wn | 朝花夕拾

## 难忘的小人书

■ 吴文生(海南)

我每次出差内地，总爱到书店书摊找书。前年，我到太原参加会议，傍晚时分，在宾馆附近的书摊上，偶然发现有几个四方方的纸箱，其中一个上面写着：三国演义连环画收藏版，全套60册。这正是我多年来梦寐以求要找的书呀！我毫不犹豫地把它买下。凝望着这套连环画，它把我带回了五十几年前那段小人书伴随度过的美好童年时代。

小学三年级时，正是国民经济极其困难时期，除了上课和做作业外，最大的期盼就是能看上一场电影，可是，在当时看一场电影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有限的文化生活，显然不能满足我们这些玩心十足的孩子的需求，只好去寻找别的玩法，如结伙捉蟋蟀，去竹林里捉鸟。父亲也是过来人，明白玩是小孩子的天性。他并没有过多责备，而是努力寻找另一种模式，让我在正道上玩得更加有意义。他把珍藏多年的古典篇章回小说《三国演义》拿出来，在油灯下勤奋地阅读起来。睡觉前，给我讲述小说里的故事。每年腊月三十贴年画，父亲买回一些与古典文学有关的年画，如精忠报国、千里走单骑、桃园结义等等。父亲这些潜移默化有意引导，使我从小就喜欢中国古典文学。有一次，父亲出差到新盈港，特意给我买了10本《三国演义》小人书，我爱不释手，夜里常常抱着小人书睡觉。在中学读书的姐姐哥哥也喜欢小人书，每次回家总给我买回一两本作为“见面礼”。我平时的零花钱和过年的压岁钱也几乎都用来购买小人书了。不久，书的数量渐渐多了起来，如《说岳全传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杨家将》等等，直到我参军前，收藏的小人书已达400多本。

从那时起，小人书和我形影不离，它是我的良师与益友，只要有空就贪婪地阅读。每看完一册，就临摹小人书里我所喜欢的画面，不多久，家里的墙壁上都贴满了我画的画。寒暑假里，我们的家，简直成了小朋友们看小人书的阅览室。

在《三国演义》连环画里，所描述的刘备的谦让、张飞的粗中有细、孔明的足智多谋、赵云的武艺高强、曹操的多疑、周瑜的胸怀狭窄、孙权的优柔寡断等等，人物鲜活的性格，牢牢地铭刻在我的记忆中。“千里走单骑”是我阅读最多的一册，关云长尽心保护两位年轻美貌的嫂子，千里寻兄，过五关斩六将。在他的身上，充分体现了“忠、勇、仁、义、德、智、廉”的品德，成为我童年时代的偶像。

随着时代的变迁，小人书虽然淡出了人们的视线，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，小人书以它特有的形式，给广大的孩子们提供了重要的精神食粮，正如一位名人所说的：“小人书造就了这么一代人，它使我们憧憬着灿烂辉煌的将来，装着化不开的英雄情结，朝着一个大致方向，上路了！”

如今，已经归隐林泉的我，又玩起了童年时代收藏小人书的行当。时不时看看小人书，尤其在夜深人静时看《红楼梦》，倍感书中那副对联：“世事洞明皆学问，人情练达即文章”的深刻的内涵，更领略到温故知新、净化心灵、品味人生的读书乐趣，仿佛自己又年轻了许多。

wn | 流年剪影

## 那年中考失利

■ 陈明(海南)

那年中考，我失败了，以五分之差与市重点中学失之交臂。村里平时成绩比我差的都考上了。我心情极差，不敢面对村里人的议论，整天窝在家里，什么事都不做。父母见状，很是着急。

一天，父亲叫我同他去砍棵树回来做椅子。到达目的地，父亲选择一棵合适的树，看看周围的环境，预测树倒下的方向，防止倒下会压到旁边的树。我们用手拉的锯子开始锯树，时间随着木屑流走，树终于倒下了。但是，树并不是按父亲预测的方向倒下，而是压在另一棵树的树杈上，不管我们怎么摇动，它都不落地。父亲面临两个选择：一是爬上那棵树，砍掉树杈，但有一定的危险性；二是直接砍倒被压的树，但那树除了当柴火，别无它用。父亲选择了后者，路过的人都说我傻。为了一棵树，不砍树杈而去砍倒整棵树，确实不是明智的选择，但是父亲坚持自己的意见。

树倒了，我和父亲拿着斧头去砍掉树枝。父亲一边砍一边认真地说：“人生当中，很多事情并不是按我们的想法去发生的。就像这棵树，本来我是想让它倒在空地上，但是它却偏偏倒在另一棵树上，我们拿它没有办法。”我点头称是。“出现问题，先要做的就是找到合适的方法去解决它。”父亲继续说，“找到对的方法后，最重要的是坚持。我刚才的选择，路过的人都说我傻，白白浪费了一棵树。但是，我觉得值。无论是你爬上去砍还是我去砍，都有危险，这是我不愿看到的。再说了，并不是每棵树都适合做家具，也不是非得要做家具，做柴火也能体现它的价值，不是吗？”一向沉默寡言的父亲，今天话特别多。

小树砍完了，接着要把树干锯成段，方便牛车拉回家。父亲用尺子量好长度，并作记号。当我把锯子放到记号处时，发现那个地方正好是树的结疤，很硬，锯子很难锯进去。父亲说：“树因为受过伤，才有这样结疤。因为受伤，它要变得坚强，结了很硬的疤。树都如此，人有什么理由不在遭受挫折之后坚强呢？”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

晚上，我躺在床上，想着白天父亲说的话，决定复读并考上了理想的学校。与父亲一起砍树的这次经历，对我以后的人生有很大的影响。后来，从母亲那里得知：那年父亲根本不需要树做椅子，那是父亲为了让我走出困境，想出来的一个“计”。

## 笔墨与山水精神

考验，他的处理方式甚为高明地复现了海南山河的大美，笔墨之美包含着创造之美，体验之美，变化之美。

最近因参加内地美术家云集的五岳笔会，所要表现的是长江南北的山河地理，对于画家来说又是一种全新的考验。

现已完成东岳泰山、南岳衡山两个笔会。笔者细观其作于现场的写生手卷、册页，颇觉震撼。

衡山树木茂密，山的深处，阴云流溢，其情景仿佛“山路原无雨，空翠湿人衣”，或者“雁荡经行云雾漠，龙漱宴坐雨

濛濛”，画家符史雄的表现方式是，以较多的点染笔法，来统摄全面，具体则将黄宾虹、傅抱石、李可染以及陆俨少等大家的特征融汇糅合，进入笔墨调剂表现之，从而造成恣意的挥洒，无论墨色的焦、浓、重、淡、清的轻重辩证关系，还是干、湿、浓、淡的微妙变化，被他运用到化境，阴阳明暗的智慧处理导出苍翠秀润的自然生命的复活，变化的丰富程度可想而知。色彩在丰富的墨韵中经过再次的过滤或渗透，变成墨色的内在部分，从而加强墨韵的层次和厚度，厘定中国画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灵魂。

至于泰山笔会，所见已经全然是北方的雄强博大，但是对于史雄来说，也并不陌生，原因在于早些年，他就对《泰山石经》下过研磨的功夫，这些文字刻在泰

山经石峪，每个字都有数十厘米见方，几年前他曾亲往观摩，为其稚拙的韵味着迷，这是古代文字由隶转楷过程的再现，古意盎然，奇趣横生。这次再到现场，笔会期间，各地名家及资深同行，各展高明艺术手腕，史雄略经思考，便命笔挥洒，他的构图与众不同，他是将经石峪的石刻直接表现在画面中，用此种方式，深入对象，让造化的自然，在那里自由地展开，自由地舒卷。博大古朴的意象，遂应运而生，其间蕴藏着丰富的生命语言。

史雄将以写生稿卷为基础，创作八尺整纸以上巨幅画，明年春天将送往北京，参加五岳笔会的联展，相信届时他将给观众及内地同行，带去耳目一新的艺术再现。

wn | 西窗小语

## 我依然在这里

■ 吴亚莉(安徽)

不知不觉，我已迈入中年，人生的酸甜苦辣，基本都已品尝。当年的“恰同学少年”，如今已纷飞各地，留在本地的多数也功成名就，志得意满了。

唯有我依然在这里，寂寂地保留着原先的样子。

我依然在这里，拥有着一颗童心，几缕善魄，百种愁肠，万千思绪，傻傻地，怔怔地凝望着这个熟悉又陌生的世界。多年来，我不知变通来适应这个多变的世界，我懂乔装去斡旋于周遭的人际，我不会长袖善舞揣摩人心，我真的就如伊丽莎·泰勒所言：我是一个成熟的女人，却有着一个孩子的心灵。

我依然在这里，看云卷云舒，世事变迁；观官场浮云，或升或贬；听各路传闻，此起彼伏；叹人生无常，真情可贵；我依然在这里，微笑面对人生，淡泊面对名利，自然面对缘分；泰然面对失意。

我依然在这里，不艳羡别人得来的职位和权力；不嫉妒别人拥有的财富和光环；不理睬闲人的排挤和诽谤；不在意刻薄小人的打击和中伤；不因为别人恶毒的眼光而放弃自己的梦想和执着；不因为工作的繁忙，琐碎而降低自己的兴趣和品位。

我依然在这里，安静地欣赏着周边的美景，陶醉着美妙的音乐，流连着古今的美文；偶尔，会收到远方友人的信笺，在诉说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同时，表达对我的关心和牵挂；而我，也会让信使带去我深深的祝福和祈祷，感恩世间的美好；因为对我而言，拥有“好书，好曲，好风光”，就是幸福，就是快乐，人生至此，夫复何求！

我依然在这里，在物欲的世界里，不迷失自己；在别人的非议中，不轻视自己；在平淡的岁月里，懂得尊重别人，也学会欣赏自己。

我依然在这里，捧真心一片，对待众生；常有善意，关怀弱者，常怀希望，激励自己；茫茫人海中，不伪装精神；滚滚红尘中，不負重心灵，我很欣慰，我一直在做最真实的自己！



万泉水清又清(国画) 邓子芳作

## 路过的温情

■ 李洪宇(海南)

父亲驾车失控撞上电线杆的那一刻始终没有目击者，包括他自己。

卡在驾驶座上的父亲，被一个三十多岁、强壮的摩托车骑士从后车门拉了出来送往人民医院。

焦急赶往医院的我们，只见到父亲昏迷地躺在病床上，一睁眼便反复问着：“我怎么会在这里呢？”仿佛不愿意被忆起，等父亲脑震荡转好，恢复意识与记忆之后，独独车祸事发前的印象被撞出了脑海。那段无可追溯的空白，只能由父亲的救命恩人刘先生事后所见来填补。

“就这么巧，平时我都是开车的，那天却刚好骑摩托车经过省道，远远地就看到一辆白车停在路边，车头全凹了进去。骑近一看，不得了！里面的人还在动，哼哼啊啊的叫着。前座的门撞弯了打不开，我只好将你爸爸从后门拉出来，连招了几辆出租车不停啊，最后总算来了好心的司机……呵呵！”父亲清醒之后，刘先生带着水果来探望。刘先生说到“幸运”处，禁不住呵呵笑了。这旁刚知道自己撞断腿的父亲旋即收起悲痛，精神抖擞地坐直上身，一句：“恩人，你来了……”之后，便说不出话了。

心情虽难受，却也真的感激，在场每个人都感受到了。而刘先生给年迈的父亲“恩人”这么一喊，似乎又振奋又觉得不好意思，赶紧走过去，端详父

亲的伤势，沉默一会儿后，不忘安慰父亲：“很快就会好，很快就会好的！放心啊，呵呵。”或许是受到笑声的感染，个性悲观的父亲勉强展开笑容，病房里阴暗的气氛顿时消散无影。

送刘先生离开时，母亲、哥哥和我，一路点头道谢地送他到电梯口。那一刻，施者与受者其实很难确切用言辞表达什么。只有暖暖的善意。

当初不怕惹上麻烦的刘先生并没有遇到恩将仇报的伤者家属，而我们也不曾怀疑他的好意是否别有因素。除了车祸本身，一切传说中的倒楣事都没发生，或许也是因为我们的双方都不曾有过恶念。

刘先生陆陆续续来了几次，熟了之后，我们才知道他刚离了婚，且没有小孩。下班没事，就到医院探望父亲。父亲见到他也比见到谁都高兴，恩公恩公直喊。或许是做了好事的快乐，刘先生来病房时心情总是很好。而父亲则像是要报答恩情似的，也格外配合医生的手术及相关的康复事宜。

有时刘先生来得早，便和我们一起在病房里吃盒饭，或像人面广的大哥一般，带我和哥哥去附近找好吃的餐馆用膳。有几次，黄昏的阳光照在他的背上，暖暖地打出一层光圈，那时，我会觉得这个原本陌生的好人似家人一样散发着光和热。他大概也有这样的感觉吧！刚离婚的他，是否也因为这份温暖而殷勤来访呢？

而当他知道哥哥是留美博士，我

又刚从美国读书回来，他的脸上也闪现一丝骄傲，“我这辈子还没遇到读这么多书的人哩！”

父亲手术成功后，需要拐杖代步，刘先生竟细心地地买一支好用的拐杖给他。接过拐杖的父亲，感动得久久说不出话来。

父亲车祸过后一个月，我们陪他回到家发现——徐州往菏泽的省道大沙河路段，当时刹车及冲撞的痕迹还静静地躺在那儿。望着那触目惊心的轮胎痕，父亲只是不堪回首地摇头。

马路上，几辆车子呼啸而过，看着匆忙奔驰的车辆，我在想，如果那天路过的机车骑士是我，到底有没有勇气把倒在血泊中的伤者拉出来送医呢？我没有答案。

其实那年撞得鼻青脸肿的又何只父亲，还有我啊。那时我刚拿到硕士学位回国，但求职却不顺利，一直找了几个月，因为父亲车祸，才迫使我赶紧先工作，定下来再说。毕竟已经退休的父亲就是为了赚钱才会往返徐州，当起代课老师。然而，就在我上班的第二天，居然吐血，被验出在异乡便久咳不止的原因，竟是得了肺结核。那是乌云罩顶的一年，顺遂的人生不可思议地掉进泥潭中。但父亲因为有刘先生，而我有慢性病防治中心里耐心看护我的医生，让我们看到人性里的光芒，才会更加努力乐观地往前走。

仿佛悲剧走到了圆满结局篇，那年农历新年前，父亲能够不用拐杖走路了，而我的病情也完全获得控制，哥哥带着众人的祝福走进了礼堂，冲走了一切厄运。

当然刘先生也来了，带着满脸的笑容，英雄般地坐在婚宴的主桌。